

坐船咁坐

我們想起坐船，第一個印象是視窗一定圓形，從此望出大海。

當今的船，房間和一般酒店一模一樣，門窗是一大片玻璃，情調大為遜色。也無優雅二字可言。

我十六歲那年乘飛機來到香港，買了些禦寒的衣服，坐法國郵輪出國留學。

記得是從海運大廈出發的，建築物還是相當的原始，像碼頭多過一座大廈。

在香港的那幾天新認識了一個女友，和她混得鬼熟，還來送船，依依不捨。

出發之前可以讓送客上船遊覽一番，當然到房間溫存，法國服務員也司空見慣。

其他客人帶著大量行李上來，好幾個紅帽子又扛又抬。大箱子之中有衣架、燙好了掛住，

參加船上舞會時才不致弄皺。

時間到了，汽笛聲大作，送客紛紛下船。碼頭上，有一隊二十人的進行曲樂隊候駕，這

時音樂大作，奏出惜別之歌。

服務員拿出一個個的紙箱，裏面裝的全是小喇叭、帽子、彩色紛紜的小紙粒，讓客人灑

向碼頭，另外有一圈圈銀色的紙帶。拿在手上，覺得甸重得很。

打開一看，原來是紙和金屬混合做出來的帶子，一卷不知多少呎，總之很長。握緊一端，

向碼頭的朋友大力扔去，送客的拾起還剩下半卷的銀帶。船慢慢開走，紙卷愈拉愈薄，

幾百個人都拉著，在夕陽之下，反映金黃耀眼的強光，至到拉完，人也見不到為止。

這種銀紙帶，還可以撕下一節，將它卷成螺旋型，用手指按著尖端，手放開，彈力令它

跳起。一面玩，一面想起送船的女友。

「哇，」小朋友聽了說：「真像坐船咁坐！」

是的，那時候的郵輪，是坐船咁坐的。